

晉

書

料

注

晉書謝注卷百十五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十五

苻丕

苻丕字永叔

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魏書苻健傳永叔均作永敘案叔與敘形

近致譌疑當作敘

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

與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

爲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

魏書苻健傳曰健以爲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樂公

鄴鎮

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

頭堅之死也不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

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頻爲垂將平規等所敗

御覽

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會平州刺史乃苻冲帥幽并之眾擊慕容垂頻爲垂將帶方等所敗

遣昌黎太守宋做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眾三萬進屯

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

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

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冲守壺關率騎一萬

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卽皇帝位于

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安

御覽一百一十二引十六

國春秋前秦錄置百官以張蚝爲侍中司空封上黨郡

太安作太平

公王永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尙書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爲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
隸校尉陽平郡公苻沖爲左光祿大夫尙書左僕射西
平王俱石子爲衛將軍濮陽公楊輔爲尙書右僕射濟
陽公王亮爲護軍將軍彭城公强益耳梁暢爲侍中徐
義爲吏部尙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
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
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于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强氣
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
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

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

口水險之要

十六國疆域志曰衛縣有郭口津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爲郭口津按

郭口一名谷口胡三省云谷口在枋頭西卽此處

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窮

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眞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健爲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沖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己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

之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于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主以攝眾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之眾掃凶逆於諸夏宐帝室于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眾五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戰于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殺堅尙書令魏

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亮爲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爲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苻紹爲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謨爲征西將軍幽州牧

周家祿校勘記曰幽州不當爲征西案下文云

征北苻謨知西乃北之誤

高邑侯苻亮爲鎮北大將軍督幽并二州

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王亮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

晉略曰定先爲高蓋所禽後走還隴西

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

丕大悅以定爲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西大將軍
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
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
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
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
威振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
于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
公紹承大統銜哀卽事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
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沖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
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有

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
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
或四七勳舊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
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
之士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
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
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
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勦力同之以建晉鄭之
美先是慕容麟攻王兗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
張猗踰城聚眾應麟究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

之君也起眾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爲吾吏親尋干戈競爲戎首爲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可取卿一切之功豈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旣而城陷究及固安侯苻鑒並爲驍所殺丕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尙書事徐義爲尙書令加右光祿大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

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旣而襲王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興旣敗王廣謀伐王統平上却枹罕諸氏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尙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丕又進王永爲左丞相苻纂爲大司馬張蚝爲太尉王騰爲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爲司空苻沖爲車騎大將軍尙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爲衛大將軍尙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煙毀發冢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雖黃巾之害于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爲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

守壘主鄉豪或勦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
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
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
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眾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
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眾五千據彭池水經渭水
二注曰鄧
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滌池合水出鄧池西而北流入于
鄧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滌水在西安府西北二十
里亦曰滌池晉太元十一年苻秦將鄧景帥眾據滌池
以擊後秦時竇衝據茲川與景相首尾是也又五十七
引胡氏曰此彭池當作與竇衝爲首尾擊葭平涼太守
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弈于牽鄯善王胡員吒護
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葭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強京戰

于孫丘谷大敗之

元和郡縣圖志四作沒奔於讀史方輿紀要三曰沒奔于在高平今平涼

府鎮原縣境又五十八日孫邱谷在平涼府東南

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

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眾將青爲諸軍決之眾以爲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

貳己者眾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帥

御覽一百一十二引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推登爲使持節督隴右雍河二州牧魏書苻健傳作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征

羌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遣使于丕請命丕以登爲征西

雍河二州牧略陽公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

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

戍壺關率眾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姚萇慕容

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

遣王永及苻纂攻之

魏書苻健傳曰丕弗許怒曰永乃我之馬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承

凶繼逆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以俱石子爲前鋒都督

不可恕使其丞相王永討之

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永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初苻

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而忌之及承之敗懼爲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宣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于苻宏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眾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僞諡丕爲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不在位二年而敗

苻登

周家祿校勘記曰
下脫索泮徐嵩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

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苻登字文高書鈔一百二十一車頻泰

書曰苻登永固族曾孫案虞永興遼隋諱凡堅字均作永固載記下文云維曾孫皇帝臣登則登實堅之族曾

孫也此蓋脫去曾字前秦錄及魏書以爲父敞健之世不之族子元和姓纂以爲堅孫登均誤

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爲苻生所殺堅卽

僞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

上邽以爲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

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御覽

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初拜殿中將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

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魏書苻健傳曰及關

中起兵奔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於枹罕

量不羣好爲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政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遊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眾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苻丕載記稱毛興爲諸羌所殺何緣臨終付登後事一卷之中自相抵牾如此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登旣代衛平遂專

統征伐

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是時日太平二年與姚萇戰於胡奴坂大破之

歲旱眾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
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眾從之噉死人肉輒
飽健能鬪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
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丕敗丕尙書寇遺奉丕子
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
爲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爲主眾咸曰渤海
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
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殷彊豺狼梟獍舉目而是
自古厄運之極莫甚于斯大王挺劔西州鳳翔秦隴偏

師暫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

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

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

十一年僭卽皇帝位

魏書苻健傳曰登僭稱尊號於龍
東書鈔一百二十一車頻奏書曰

固死登自
立禍社

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

以輜輶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

將戰必告凡欲所爲啟主而後行繕甲纂兵

魏書苻健
傳纂兵作

治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

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

登之罪也今合義旅眾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

穀豐穰足以資贍卽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
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恥惟帝之靈
降監厥誠因歔歔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鉞鎧爲死
休字示以戰死爲志御覽三百五十六車頻素書曰皆刻兕螯作死休字示士以必死爲
度故戰所向無前每戰以長稍鉤刃爲方圓大陣魏書苻健傳長稍作長矛

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
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眾五千
據險築堡以自固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四曰胡空堡在邠州西南其西又有徐嵩堡而

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之
閒至是各率眾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

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苻纂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貳縣虜帥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眾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敗

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寶衝爲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

楊定爲大將軍益州牧楊璧爲司空梁州牧苻纂敗姚

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陸讀史方輿紀要五十

七日郿城本漢郿縣苻秦時置敷城縣亦謂之敷陸寶衝攻萇汧雍二城剋之斬

其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爲萇所敗登

次于瓦亭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九日瓦亭山在秦安縣東北二百里所謂西瓦亭也太子賢日安定

烏氏縣有瓦亭故關杜佑萇攻彭沛穀堡陷之讀史方輿紀要

日瓦亭在原州蕭關誤矣彭沛穀堡在中部縣西北彭沛穀苻秦時盧水胡也立堡於貳縣附于苻登

虜帥彭沛穀奔杏城萇遷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愼

率眾二萬自頻陽入于和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和窋堡在三原縣北或云

和寧在嶺北杏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城之東南似誤

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爲秦公蘭憤絕之皆爲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堡嵩被殺悉坑戎士登率眾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饑收甚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爲皇太子弁爲南安王尙爲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

御覽四百八十七秦書曰苻登率萬人直到姚萇營下同聲向哭哀號動地萇心惡之與其眾議亦哭相應魏書苻健傳下文卽接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爾決何爲枉害無

幸葺憚而登乃引退葺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不應數語

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葺之罪臣兄

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

苻眉要路距擊周家祿校勘記曰苻生載記與堅擊姚襄者作苻黃眉不遂而沒

襄勅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尙欲復讎臣爲

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

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

世爲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

下立神象可歸休于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

葺旣而升樓謂葺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

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
何為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
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竇
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剋攻彌姐營
即姚萇載記及繁川諸堡通鑑晉紀注曰皆剋之萇連

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

于安丘通鑑晉紀注曰大界當在安定新平之間魏書
地形志曰陰槃有安邱城讀史方輿紀要五十

八日安邱城在平涼府東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吳忠唐匡于平

涼剋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平涼故城在今平涼
府西南四十里苻秦時所置魏收志鶉陰有故

平涼城即苻以尙書苻碩原為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戍
秦所置故城

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日苟頭原在平涼縣東

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

魏書苻健傳曰萇襲

其輜重獲登妻毛氏將妻之毛氏哭罵萇殺之

及其子弁尙擒名將數十人驅

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

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

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楊壁

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眾爲先驅自繁川

趣長安登率眾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戶固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

三日千戶固在臨潼縣西去長安五十里

使定率隴上諸軍爲其後繼壁留

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

大會長安萇遣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
戰于清水之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鴛泉堡姚
萇救之登引退萇密遣其將任玕宗度詐爲內應遣使
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
計略善御人必爲姦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
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
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
微此公朕幾爲豎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
齊益男奔登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五曰新羅堡在郿縣
東南晉太元十五年姚萇攻秦扶風太守
齊益男於新羅堡克之登將軍路柴强武等並以眾降
時扶風郡蓋寄治於此

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萇救之不剋而退登將

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杏城

姚萇載記作當城御覽三百三十五引晉書亦作當

城

爲萇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

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
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卽卿校牧守之脣而可坐視豺狼
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靈主
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
銜蓼之辛何以論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
厯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
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於忠節凡

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
沒乎眾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眾數千應姚萇
登以質爲平東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
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爲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爲曜所
敗遂歸于萇萇以爲將軍質眾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
金溫于范氏堡剋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韋范于
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曰曲牢
堡在西安府東胡氏曰曲牢在
杜縣東北范氏堡在渭北晉書
段氏堡又在曲牢堡東 苟曜有眾一萬據逆方堡晉書
校文五日當從姚萇載記作逆萬堡古書萬作万遂譌
爲方御覽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亦作逆萬堡可證
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讀史方輿紀要五
十三曰胡氏曰馬

頭原蓋在龍首山之南麓

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尙書吳忠進

攻新平萇率眾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爲萇所敗據路

承堡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路承堡在涇州西是時南路承人姓名張亂時創築此堡因以爲名

萇疾病見苻堅爲崇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殃于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爲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眾距登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

熙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葢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衡爲右丞相尋而衡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史記秦本紀正義括地志曰野人鳴在岐州雍縣東北二十里案野人盜馬食因名焉寰宇記三十日天興縣本秦雍縣野人堡當卽野人鳴衡請救于姚萇萇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眾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四曰桃奴堡在胡空堡東又有帛蒲堡桃奴帛蒲皆屠各姓名築堡於此案桃奴卽姚奴

之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

橋十六國疆域志曰池陽有六陌讀史方輿紀要三曰廢橋在今西安府興平縣西北興將尹緯

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眾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

爲緯所敗其夜眾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

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眾散

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眾入馬毛山寰宇記一百五十一

日馬屯山在平涼縣西南苻登敗奔于馬屯山卽此十

六國疆域志曰馬屯山誤後魏書亦言赫連定之敗據

馬髦嶺也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馬屯山在固原州西南四十里本作馬毛山胡氏曰馬毛山爲平涼之險

要興率眾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

乾歸周家祿校書記曰下崇定皆死定卽登所遣質子汝陰王也宗當作定案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前秦錄崇奔于楊定帥眾二萬攻乾歸爲乾歸所敗崇定皆死是定爲楊定載記漏書楊定不詳始末周氏以宗當作定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爲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僞諡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爲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崇爲乾歸所逐奔于楊定與崇帥眾二萬攻乾歸爲乾歸所敗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索泮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卽位拜司兵厯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

西郡武威太守

案苻丕載記稱建威西郡太守索泮蓋於爲西郡時由中壘而晉建威將軍也

本傳失載

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苻

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旣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旣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旣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

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
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氏彭濟望
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弟
菱有雋才仕張天錫爲執法中郎宄從右監苻堅世至
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良
爲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
託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應耳
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

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
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明據內外位爲列將無大
馬識養之誠首爲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
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于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
其首爲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

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
遷鼃鼃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噍
鳥之靡定苻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
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蔓蔓未逞狼心健旣承家克隆

凶緒率思歸之眾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總三秦
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生
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
命疑猛獸之朝飢但肆毒于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
速禍不亦宜乎洛陽伽藍記二曰隱士趙逸云苻生雖
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
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案街之引隱士趙逸
之言謂是晉武時入晉朝舊事多所記錄郭璞嘗爲吾
笙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其言荒誕恐不足信惟以
其爲六朝人之言故采之以備異說然與載記所言苻
生淫暴諸事判若兩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
人似未爲實錄也

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剋剪姦回纂承僞厯遵明王之
德教聞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

緯軍國符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
以忠勇恢威略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
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
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因以
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旣而
足已夸世愎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未
叶恥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
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
穴駐蹕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
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彊終致昆陽之敗遂使

凶渠候隙狡寇伺閒步搖啟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
社遷於他族身首罄于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
哀哉豈不謬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
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眾寡
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棱氏種健藉世資遂雄關隴長生昏
虐敗不旋踵永固禎祥肇自龍驤垂旒負展竊帝圖王
患生縱敵難起矜彊丕登僭假淪胥以亡

晉書

注

卷一百十五

晉書斟注卷百十六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十六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

十六國疆域志曰大般涅槃經音義諸書無弋字惟趙書

有人姓姚名弋今考姚弋仲是也字當作弋誤作弋耳讀史方輿紀要三日赤亭在今鞏昌府東五里

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

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

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

後漢書明帝紀事在中徙出塞元二年十一月楊作揚

虞九世孫遷邾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

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邾立孫柯迴爲魏

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魏書姚萇傳曰祖柯回助魏將絆姜維於沓中

以功假綏戎校尉迴生弋仲少英毅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

日弋仲少而聰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眾皆畏而親

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縈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

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

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于隴上及石季龍剋上邽

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

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洿先叛宜徙隴

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啟勒以弋仲行
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於勒勒
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
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
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於
關東弋仲率部眾數萬遷于清河魏書姚萇傳曰隨石
虎遷于清河之灕頭
元和郡縣圖志十七曰秦強縣本漢舊縣屬清河郡縣
外城即姚弋仲之故壘也十六國疆域志曰廣川縣有
灕頭有姚弋仲壘水經注清河過廣川縣東水側有羌
壘姚氏之故居也案此灕頭與朱伺傳之灕口異此灕
字疑當作攝
或傳寫誤也
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
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

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強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眾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

御覽八百四十八引後趙錄作國家有賊召我擊之

官當見我問方略以破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
賊而食我我來覓食耶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
於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
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
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嶺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
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
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於坐授使
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
破賊以不於是貫錚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
遂滅梁嶺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

冉閔之亂弋仲率眾討閔次於混橋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日混橋在故

鄴城東北

石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祗

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廬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尙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

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
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
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御覽一百二十三
引十六國春秋後
秦錄江淮
作江北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
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爲苻生所敗弋仲
之柩爲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通鑑晉紀
曰苻生以
王禮葬姚弋仲於孤磐注
云孤磐在天水冀縣界苻僭位追諡曰景元皇帝廟
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姚襄

襄字景國

周家祥校勘記曰當作姚襄字景國說見苻
生苻登載記下姚襄載記同例亦宜補姓

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

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眾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弗

許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作仲以襄非長不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

數乃授之以兵石祗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護

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

軍并州刺史卽丘縣公案穆帝紀永和七年十一月以弋仲子襄爲平北將軍都督并

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弋仲死襄祕不發喪率戶六萬南

平鄉縣公與此異弋仲死襄祕不發喪率戶六萬南

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於碯礪津

水經河水注五述征記曰碯礪名也其城臨水西南崩

于河唐書地理志碯礪城卽漢東郡荏平縣故城讀史

方輿紀要三十一曰碯礪城在長清縣西北沈約以太

宋書作碯礪今讀曰碯熬盧縣北一里有碯礪津以太

原王亮為長史天水尹赤為司馬略陽伏子成為左部

帥南安斂岐為右部帥略陽王黑邨為前部帥強白為

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為參軍

御覽二百四十九後秦記曰姚襄使

薛瑣使桓溫溫以胡戲瑣瑣日在北日狐在南日貉何

所問也案讚與瑣為傳寫之譌通鑑晉紀注日姓諸權

本額項之後楚武王使闢繇尹權因以為氏韓愈權德

輿墓碑日殷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

入楚為

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李愿戰於麻田

馬中流矢死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七日麻田在河陰縣境胡氏日滎洛間有豆田麻田各因時所

種而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於譙城

魏書姚萇傳日弋仲死子襄代屯於

譙城遣五弟為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

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高

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
中軍將軍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
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
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眾浩愈惡之
乃使將軍劉啟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水經睢水注曰
司馬彪郡國志
日睢陽縣有盧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
焉獨上謂之蠡臺亦曰升臺續述征記曰過道似蠡故
謂之蠡臺非也按闕子稱宋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
面而射之然則蠡臺卽是虎圈臺也讀史方輿紀要五
十日蠡臺在表授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
歸德府城南
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
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

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
自強終爲難保校兵練眾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
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
會聞關中有變浩率眾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
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

魏書

姚襄傳曰慕容儁以襄爲豫州刺史丹陽公進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

浩遣劉啟王彬

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

流人眾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

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敦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

降于襄

案穆帝紀作郭敞執陳留內史劉仕堂邑非王國亦不當作內史

朝廷大震以

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緣江備守襄將佐部眾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爲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眾思效力命不可損威勞眾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戰於伊水北爲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曰北山卽北邙也北邙山在河南府北十里其夜百姓棄妻子隨

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

喪數矣眾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

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

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輿地紀勝

十八曰太平州有晉楊府君墓碑名亮弘農人桓溫破姚襄亮杖策來歸後爲雍州刺史卒今有碑二一在泊

山一在河間碑陰各有巴蜀故吏姓名溫問襄於亮亮

五百人大守楊侯惜其斷裂移置郡學日神明器宇孫策之儔御覽四百四十六引秦記作答

策之時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

進屯杏城水經河水四注曰河水西逕北屈縣故城南城卽夷吾所奔邑也元和郡縣圖志十二曰

吉昌縣本漢北屈縣地屬河東郡姚襄城在縣西五十
二里本姚襄所築其城西臨黃河控帶龍門孟門之險
周齊交爭之地又曰杏城鎮本上郡雕陰縣地苻姚置
杏城鎮又曰劉石苻姚時於今坊州理西七里置杏城
鎮通典云姚襄始置懷宇記三十五曰漢上郡雕
陰之地暨晉陷於戎羯不置州郡於今坊州中部界置
杏城鎮又曰杏城漢將韓胡伐杏木爲柵以抗北狄十
六國疆域志曰地形志澄城縣有杏城按杜佑曰杏城
在坊州西當是別一杏城今考姚襄自北屈進屯杏城
北屈屬河東與今澄城隔岸又姚襄曰雷惡地智略非
常若得杏城李潤而據之云云杏城與李潤連言李潤
在馬翊東則苻姚時戰爭之杏城當以在澄城者爲是
寰宇記杏城在坊州中部對郿縣驪道縣界今考澄
城在東中部在西中僅隔洛川一縣洛川中部二縣皆
姚秦時所立苻氏時杏城與郿陽最近故地形志列於
澄城下也案苻秦鄧太尉祠碑有北掘令北掘卽北屈
也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郿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
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其將苻

飛拒戰蘭敗爲飛所執襄率眾西引生又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眾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敗爲堅所殺魏書姚萇傳作後爲苻眉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萇僭號追諡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

洛陽也夢萇服衮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旦謂將佐
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恆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于
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
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襄死萇
率諸弟降於苻生苻堅以萇爲揚武將軍厯左衛將軍
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盩幽兗三州
刺史復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魏書姚萇傳
曰封益都侯
邑五爲堅將累有大功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
曰潞州之戰累有殊功遷左
百戶衛將軍授初萇隨楊安伐蜀寰宇記八十四曰濟順王
本張惡子晉人戰死而廟
幽州刺史存郡國志云惡子昔至長安見姚萇謂曰却後九年君
當入蜀若至梓潼七曲山幸當見尋至建元十二年隨

楊安南伐未至七曲山迷路游騎賈君忽見一鹿馳逐至廟門鹿自死追騎共剝之有頃萇至悟曰此是張君爲我設主客之禮烹食而去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

之及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

魏書姚萇傳不祥作不臧

惟陛下察之堅默然

堅旣敗於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

魏書姚萇傳作起兵華澤

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

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

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作萇遣參軍姜協謝

罪

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遂如馬牧

十六國疆域志曰始平有馬牧

羊牧萇奔渭北遂如馬牧興大閭自杜郵至羊牧按長安志興平縣東南二十里有馬牧澤澤距杜郵僅三十

里疑羊牧亦在其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案

地否或馬牧之謠和姓纂五亦作牛犽廣元和姓纂十曰漢博士犽山子雙通志誤作牛犽孫代居天水姚秦錄將軍犽廣

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

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旣臻秦亾之兆已見以將軍威

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

降心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乃

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

赦境內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爲

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犽伯支覽

御覽

八百九十二後秦記曰狄伯奇少曾游獵得豹見其文
采炳煥遂自感歎始學書藝案狄伯奇疑卽狄伯支之
諺元和姓纂十日姚秦錄狄伯文官
至中書令樂平侯案文爲支之誤 焦虔梁希龐魏任

謙爲從事中郎姜訓閭遵爲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

年牛雙張乾爲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

裴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爲帥

廣韻四十二宕曰黨又姓姚弋仲將黨耐虎元和姓

纂七曰党本出西羌自云夏后氏之後代居羌豪案党

當從廣韻作黨耐虎與刪必一族也苻秦鄧太尉碑有

黨陸黨共黨投三人字亦作黨

時慕容冲與苻堅相攻眾甚盛苻將西

上恐冲過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爲質於冲進屯北地

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祥等數千戶于

敷陸至是降於苻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

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甚聞慕容沖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甚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之義也。」堅寔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甚自二縣元本二作貳案當作要破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眾降。甚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曰：九畹山在醴泉縣東北六十里，山之北謂之嶺北。晉以後，新平北地、安定諸郡皆謂嶺北地。時苻堅爲慕容沖所逼，走入五將山，沖入長安。堅司隸

校尉權翼尙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
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奔於萇萇遣驍騎將軍吳
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

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作萇自故縣如新平

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冲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眾
五萬來伐戰於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
拜散騎常侍冲既率眾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
於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驎有眾數千堡據馬嵬
方輿紀要五十三日馬嵬城在興平縣西二奴遣弟多
十五里舊志云在咸陽西去長安百餘里攻驎萇伐驎破之驎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
元十一年萇僭卽皇帝位于長安

孝武帝紀作太元十一年寶宇記二十八日

名姚武壁水經注釋二日案名勝志引注云河水又逕

裴建都雖在長安或卽位在夏陽軍中故因其武功而

長安蓋據其建都之地而言大類元曰建初國號大

秦改長安曰常安云葬于常安正作常字立妻虬氏爲

皇后養后蛇氏也南安人子興為皇太子置百官自

言以少復多材且才名漢爲士德晉承魏爲金德荀氏

代當水德也。月氏女漢且元月南宮長安。

傳作以其太夏日共三鑒三京月金吳荷不載記作平

子興鎮長安士女之流也
漢太守金照

鮮卑沒弈于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

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莢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

因饗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誡進曰

案元和姓纂六云苦成晉卿卻

犂食采苦成因氏焉潛夫論云苦成城名在

監音爲池東北此作古成疑是苦城之譌臣州人殷

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

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

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莢善之擢爲尙書郎

拜弟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十六國疆

域志曰秦州統舊郡二增置郡二天水略陽隴東廣武

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莢

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

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莢復如秦州爲苻登所敗

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太
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萇將
赴救尙書令姚弋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苻登近在
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
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
剋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於渥源讀史方輿紀要五
十七日泥源城在
真寧縣東北漢志置泥陽有泥水出郁郅北蠻中城蓋
近水上流而名也晉太元十二年姚萇攻苻師奴于敷
陸軍於泥源是也案此
作渥源爲泥源之誤師奴率眾來距大戰敗之盡俘
其眾又擒蘭犢收其士馬萇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
剝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

率眾降萇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

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齊難

寰宇記三十一曰齊難故城齊難卽姚興

名將也屯軍築壘在禾壽縣西其南西北三面一如南幽之險

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

單冠威彌姐婆觸

元和姓纂二作冠軍大將軍彌且婆獨

龍驤趙惡地鎮

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竝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

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之

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

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

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敦煌

索盧曜請刺苻登萇曰卿以身徇難將爲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萇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萇以暹爲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尙書令姚弋守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剋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欲擊之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欲衍文

萇曰登眾雖亂怒氣猶

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晃謂古成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鴟

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
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氏賊不
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
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
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
狹眾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
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剋定大業昔
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
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
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

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
萇萇大悅賜詵爵關內侯雷惡地率眾降萇拜爲鎮東
將軍魏禍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數萬人攻安
北姚當城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
地理志姚泓載記均作李潤讀史方輿紀要三曰李潤
在同州東北又五十四作李潤鎮引括地志亦作潤曉
讀書齋雜錄曰陝西圖經李潤鎮在大荔縣西北而無
里數今攷北史魏安定王休傳子變除華州刺史州時
居李潤堡變請移馮翊古城案馮翊郡舊治高陵此云
古城蓋卽高陵故城在今縣西南者也北史又云馮翊
東有李潤鎮是李潤在馮翊之東臨晉之西北不出百
里自李潤鎮更西北則洛川縣界矣李潤前秦時與杏
城已並爲重鎮圖經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
云始於後秦亦非也

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禍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

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

董成

御覽二百九十三引十六國春秋作董咸

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

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
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眾不滿二千褐飛惡地眾至
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
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
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
少盡眾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
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
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眾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

惡地請降。其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其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其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眾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其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其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

駕馭羣雄包羅僞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驚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鎖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眾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

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
于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羣
下諫之萇曰槌旣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
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羣氏果
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勅其太子興曰苟
曜好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
曜果見興于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于安
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
陛下將牢太過耳

御覽四百四十六引秦記作若值魏武王尋破此賊陛下將軍太過案此

作牢爲軍之誤

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

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眾與天下爭衡望麾

而進

御覽四百四十六引秦記作望麾直突

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

御覽

四百四十六引秦記作究覽古今

講論道藝駕馭英雄

御覽四百四十六引秦記作駕

御羣

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眾履險若夷上下咸允

御覽

四百四十六引秦記作總領大眾經履險難大小悅稱

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

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略中一

元無一字

片耳羣臣咸

稱萬歲葢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

優劣隨才擢敘苻登驃騎將軍沒弈于率戶六千降拜

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葢寢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

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

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膺等皆有部曲終爲人
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膺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
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
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柰何輒便誅
害令人喪氣萇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
其家無所豫苻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
曰太子純厚之稱著于遐邇將領英略未爲遠近所知
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閼關之原萇從之戒
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剋矣
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

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安萇下書除妖

謗之言及赦前一無赦前二字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

之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降

于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斬

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萇如長安至於新支堡十六國疆

域志曰扶風郡有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御覽四百

引述異記天官作天帝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

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

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

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

尉姚晃尙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尙書狄伯支等

入受遺輔政

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曰召太尉姚晃僕射尹緯等受遺詔輔政

裴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

裴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

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

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太元十八年死

御覽一百二十三引

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曰庚子薨于永安宮

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諡武昭

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作元陵寰宇記

二十六日後秦二主塚在高陵縣東一十三里卽姚萇姚興也

晉書載注卷百十六